

衣錦還鄉 燦爛帝皇

鋼琴家侯夫
攝影：Sim Ganetty-Clarke

近年陸續有香港年輕音樂人在國際指揮賽取得佳績。譬如吳懷世奪得美國阿斯本音樂節指揮大獎和德國蘇提指揮大賽亞軍；薛毅章獲德國奧格斯堡指揮大賽冠軍；陳以琳則於2014年底勇奪倫敦交響樂團（LSO）主辦的唐那泰拉·弗里克指揮大賽（Donatella Flick LSO Conducting Competition）冠軍。

文：默泉 圖：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香港人從不喜歡講「香港之光」這類自吹自擂話，但看見年輕港人在國際指揮舞台嶄露頭角，古典迷如我確甚有期盼：或許有一天，我們可經常於現場或網上聽到由家／根源在香港的指揮家，與各地著名樂團及演奏家同台演出？屆時「古典concert」不再是只可遙遙仰望的高貴活動，而是親切平常之事。這一天會否出現不得而知，但四月一日的港樂（HKPho）音樂會，不少觀眾因陳以琳（Elim Chan）而感到格外「同聲同氣」，聽得特別投入，卻是實情。

嬌小身軀蘊藏懾人氣勢

生於香港、於美國史密夫和密芝根大學接受音樂訓練的陳以琳，是首位贏得有廿六年歷史的「Donatella Flick大賽」的女性（該比賽只限35歲以下歐盟成員國公民參加，陳的亞裔身份相信也很矚目）。比賽「獎品」之一是LSO助理指揮的一年合約，陳因而得以親炙大師如Valery Gergiev、Andre Previn、Haitink、Marin Alsop等。短短兩年，她已指揮過馬林斯基樂團（獲樂團總監Gergiev私人邀請）和琉森音樂節學院樂團，今年秋更會擔任瑞典諾爾蘭歌劇院（Norrländska Operan）總指揮，為期三年。一長串精彩的指揮履歷，令人特別期待她這趟回來跟港樂「正式」合作。

「正式」要加引號，因2015年她已指揮過港樂，但卻是兒童音樂會（Harry哥哥的快樂聖誕），頗有點大材小用。這次管理層總算

對「不重視香港音樂人」的批評從善如流，邀她指揮「經典系列」，獨奏家則是著名的侯夫（Stephen Hough）。音樂會由史密塔納《我的祖國》最動人的「莫爾道河」樂章展開。陳以琳雖然身形嬌小，但肢體動作剛猛有力，自有一種懾人氣勢。起初她和樂團似乎未太進入狀態，弦樂部奏起河流主題時音色有些粗糙，不如期待中的細膩綿密。但樂團整體甚具活力，節奏感強，弦樂部音色和暖明亮。

侯夫帶來爽直「帝皇」

之後的貝多芬「帝皇」協奏曲，指揮與樂團默契增強。樂曲伊始，全體奏出光輝燦爛的主和弦、下屬和弦及屬和弦，鋼琴曼妙流麗的琶音穿插三個和弦之間，拱照着隨後出場的輕快迷人主題。在陳以琳棒下，樂團勁度十足，音色壯麗雄渾，將初段的降E大調旋律——向來跟「英雄」或「王者」掛鈎的調性的——澎湃能量發揮到極致。

深得英國樂迷愛戴的侯夫是位藝術多面手，除鋼琴外還擅長作曲、繪畫、寫作等（曾被《經濟學人》選為當今二十大博學者）。當晚背譜演出、技術已臻爐火純青的他，彈奏快速半度音階或和弦琶音就像吃件蛋糕般輕鬆，看其手靈活飛舞甚是心曠神怡。雖然有些人嫌他的演奏「粗線條」，欠缺細節變化，但我頗喜歡他爽快直率的「帝皇」，大量裝飾音也彈得平均自然。

個人認為，港樂的木管部是整個樂團最富

音樂感的部分。史德琳的長笛固然眾口交譽，雙簧管和單簧管首席既抒情又嘹亮的音色，也常令人驚喜連連。「帝皇」有好些木管與鋼琴呼應的部分，譬如首樂章發展部（development）有一段，由木管樂器輪流吹奏跟主題相仿節奏，鋼琴以十六分音符低吟伴隨，甚為動聽。另有一處，鋼琴伴着圓號的恬靜段落，氣氛亦佳。樂章近結尾處，鋼琴右手維持原主題節奏，左手以三連音奏出輕巧下降音階，侯夫彈得清脆玲瓏，聽來甚是快意。首樂章很精彩，完結時觀眾竟忘情地鼓起掌來，侯夫微笑點頭。

陳以琳上半場表現穩定，下半場的拉赫曼尼諾夫《交響舞曲》則更顯示功力。在最後一個樂章「甚緩板—活潑的快板」，樂團由陰沉緊湊的氣氛開始，進展至最後華麗的爆發，銅管與敲擊部如金戈鐵馬，氣勢逼人，把音樂會氣氛推至高潮！總括而言，陳的演出大將之風，擅處理慷慨激昂樂段，慢樂章雖未夠圓融，假以時日不難成為爆炸力及細膩情感兼備的新一代指揮。明年香港小交響樂團將舉辦首屆「香港國際指揮大賽」，期待未來有更多香港音樂人站上指揮台，拉近古典與大眾的連繫。



陳以琳
攝影：Lau Kwok Kei



陳以琳身軀嬌小，指揮起來卻剛猛有力，自有一種懾人氣勢。圖為陳與侯夫及港樂樂師們謝幕。
攝影：張偉樂

指揮陳以琳與鋼琴家侯夫，攜手港樂帶來精彩的《貝多芬「帝皇」協奏曲》音樂會。
攝影：張偉樂

週末好去處

apm「球」愛五月天

母親節在即，apm商場特別帶來「球」愛藝術氣球展，逾萬個紅、白、藍色的氣球打造法式浪漫兼Selfie新地標，經歷一次充滿甜蜜愛意的旅程，展覽分為4大「球」愛主題區：浪漫滿屋、20呎「球」愛大道、氣球自拍站、浪漫美食市集，大家既可走進氣球滿溢的藝術部室內拍照一番，又可與擊愛一起穿越以氣球連結成的20呎「球」愛大道，勢必成為自拍及表達愛意的潮人熱點。

日期：5月3至14日 中午12時至午夜12時

地點：觀塘apm商場
免費入場



棟劇場

《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

鬼才編劇潘惠森聯手破格導演陳淑儀，加上朱凌凌五子，帶來棟劇場創團之作——荒誕、貼地又充滿詩意的《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亦賀牛池灣文娛中心30周年。

牛池灣以前是一個海灣，是「九龍十三鄉」之一，據《新安縣志》記載，牛池灣建村的年代，起碼可以追溯到清初。在香港的都市規劃中，原先的牛池灣鄉沒有重建，於是便成為現今市區中僅存的一個「村落」。儘管牛池灣仍然是一個鄉（村），但隨着香港人口激增，昔日鄉野的樹木已被矗立的高樓取代，鄉村

已成屋邨，田陌縱橫轉化成公路網絡。這個現象本身可說是一個人生的隱喻：名和實不一定是相符的。

本劇將透過一個尋人故事，一方面追蹤牛池灣的變遷，另一方面展示現代生活中關於「名」和「實」的矛盾，最終是要探索一個人生的重要課題：做人應該「執着」還是「放下」？

日期：即日至5月1、3至6日
晚上8時

4月29、30日及5月6、7日 下午3時

地點：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活出生命的美好」 蘇金妹分享會

蘇金妹，她有一個平凡的名字，卻有不平凡的人生。蘇金妹15歲因意外導致下肢癱瘓，經歷十多次痛苦手術，但無損她的鬥志，反而令她更珍惜生命，做了40年義工，以自身的經歷幫助及關懷有需要的人，讓他們得到生活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從而積極面對人生。蘇金妹多次獲得嘉許，被譽為「輪椅上的天使」，2011年更獲得紅十字會「香港人道年獎」。為感染更多人，她出版了自傳《活出生命的美好：蘇金妹的傳奇人生》，並將書收益撥作慈善用途。書中除有多位名人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寫序外，也記錄了多年來曾經幫助過她的醫護人員及義工的說話，也有她幫助別人的故事。新聞會特別邀請金妹親身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她的經歷及處世態度去啟發及勉勵更多人。

日期：4月29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灣仔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4樓演講廳

敢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我們在地表浮沙上 ——進劇場《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

每個學期的戲劇評論課上，我都講授進劇場的劇場美學。從《魚戰役溫柔》、《蛻變》、《五千薔薇》、《黑鳥》、《樓城》、《安蒂崗妮》、《日出》、《玩偶之家》到《白屋》，進劇場都在相對跨文化、多元文本資源的創作基礎上，展示出香港獨有的雙語劇場詩化氣質。及至2014年的《演員運動2014——契訶夫的花園》（The Actors Lab）（按：這是一項以探尋演技為主軸的戲劇計劃，通過演員「非以排練演出為目的」的聚集，單純地鑽研演技，並以自由形式演繹《海鷗》作結），爾後進劇場的創作面貌，似乎出現微妙的變化。所謂「微妙的變化」，主要是進劇場主創人，開始着力/傾力探索演者與文本之間微妙曲折、鑽進神經末梢的感通，演者彷彿可以隨意貫穿戲劇文本，悠然來去。這一切，都出現在進劇場於2015年展演的Sarah Kane《4.48精神崩潰》讀劇沙龍、2016年大放異彩的《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和2017年新作《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這些新作品，較遠離過往若干演出中，有意識地塑造角色的做法。當中所追尋的大概是演者的第一身，咀嚼文本、穿越文本、進出文本、最後與文本彼此圓融。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說起來很玄，單看《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的開端已見端倪。前半部大有《魚戰役溫柔》的情志。小屋中昏黃的燈光，輕柔的音樂，陳麗珠（伊底帕斯）彷彿聽着紀文舜宣示着她的命運，李鎮洲揮舞着黑色膠布材質的大旗，我們在地表浮沙上作壁上觀。希臘神話故事中Icarus的翅膀，乘着光影從陳麗珠手上飄到紀

文舜的背上。陳麗珠似是演着伊底帕斯王，李鎮洲在矮牆上寫着曾灶財字體的「國/皇后」，似是瘋癲地嘲笑殺父娶母的伊底帕斯王。中段李鎮洲在屋外倏忽襲來，是盲人先知又是命運，在山雨欲來的晚上申演「命運來敲門」。神來之筆則是陳麗珠和紀文舜分別問觀眾：「你地頭先驚唔驚呀？好驚呀呀？好驚呀呀？好驚呀呀，嗰個人無頭嘍，得個嘴都吓吓吓啲咋！」現場觀眾竊笑不已，他倆乾脆選上一位觀眾，跟他閒聊，聊夢境聊他的瑣事。後段李鎮洲陳麗珠直接大喊對方的名字：「陳麗珠！」「李鎮洲！」，兩人便在觀眾前坐下小酌，把酒談心。最後紀文舜唱歌，拋開伊底帕斯王故事中的宿命、盲動、贖罪、流血、無語問蒼天，再次讓觀眾回到序幕最初的溫軟窩心。

《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的演繹看似平淡，甚至與原故事相當疏離，其實與2016年的《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一脈相通。Sarah Kane《4.48精神崩潰》的文本本來就意識流化，陳麗珠在觀眾進場時彈着鋼琴，在樂隊演奏中拿着高峯唸誦台詞，彷彿不斷提醒着觀眾：「我準備演戲了/我在演這個劇本。」《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的舞台設定就如時裝表演的天橋，橫陳在兩邊觀眾之中。它的地面是不銹鋼材質、牆壁由瓷磚砌成，女主人公說到激動處把句子寫在不銹鋼地板，或朝瓷磚牆上把玻璃杯砸得粉碎。在不同段落中，爬上鋼梯用咪或倚在牆壁上向倒吊咪說白，均為整體的情緒狀態和戲劇氛圍，沉溺中帶來變化。最後白牆泣血，如泣如訴地回應了Sarah Kane對生命的絕望嘆息。



進劇場《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
攝影：張志偉

《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在演出末段，陳麗珠扔掉劇本任由紙張散落一地，又要求一位現場觀眾宣讀劇本文字，然後她再對觀眾讚賞或笑鬧一番。這些「in & out」，如同《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中的「in & out」。進劇場所做的是要跟原故事、原劇本對話，整個演出形式，對一板一眼的「演」不感興趣，核心使命是要找出文本的主題因子，再跟它美妙交流。進劇場甚至不追求超越文本，直指文本與人心的戲劇方式「結合」。正如陳麗珠在《伊底帕斯 The Oedipus Project》場刊中的自白：「仍然感到劇場的聚首，何其神妙，在彼此從生到死的時間上，建造另一個時間和空間去共同經歷一些作為人的處境和心路。衷心謝謝你的到來，伊底帕斯是我和紀文舜從十年前開始想要發展探索的故事，直至這年春天一切被成就了……」我們就在地表浮沙上，看着進劇場，綻放着這朵春天的花。